

亂世劍英荷

七世有幸著



亂世倒戈

七世有幸 /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记忆倒卖商 / 七世有幸著. —北京: 世界知识出版社, 2017.12

ISBN 978-7-5012-5634-1

I. ①记… II. ①七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— 中国 — 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78777 号

记忆倒卖商

Jiyi Daomaishang

作 者 | 七世有幸

出品人 / 监制 | 赵 雷
总 策 划 | 紫 总 派 派
责任编辑 | 余 岚 刘 喆
责任出版 | 赵 玥
责任校对 | 张 琨
封面设计 | 溯 谷
内文设计 | 米粒尔
封面绘制 | 柳宫燐
插图绘制 | 妩 酥

出版发行 | 世界知识出版社

地址邮编 |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(100010)

网 址 | www.ishizhi.cn

销售电话 | 010-65265923 010-57735442

经 销 | 新华书店

印 刷 |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印张 | 880×630 毫米 1/32 8 印张 4 插页

字 数 | 230 千字

版次印次 | 2017 年 12 月第一版 2017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

标准书号 | ISBN 978-7-5012-5634-1

定 价 | 35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(如有任何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联系 010-57735441 调换)

人心像一片素白未染的雪，
唯有在上面重重地划过、碾过，
才会留下最初最深的印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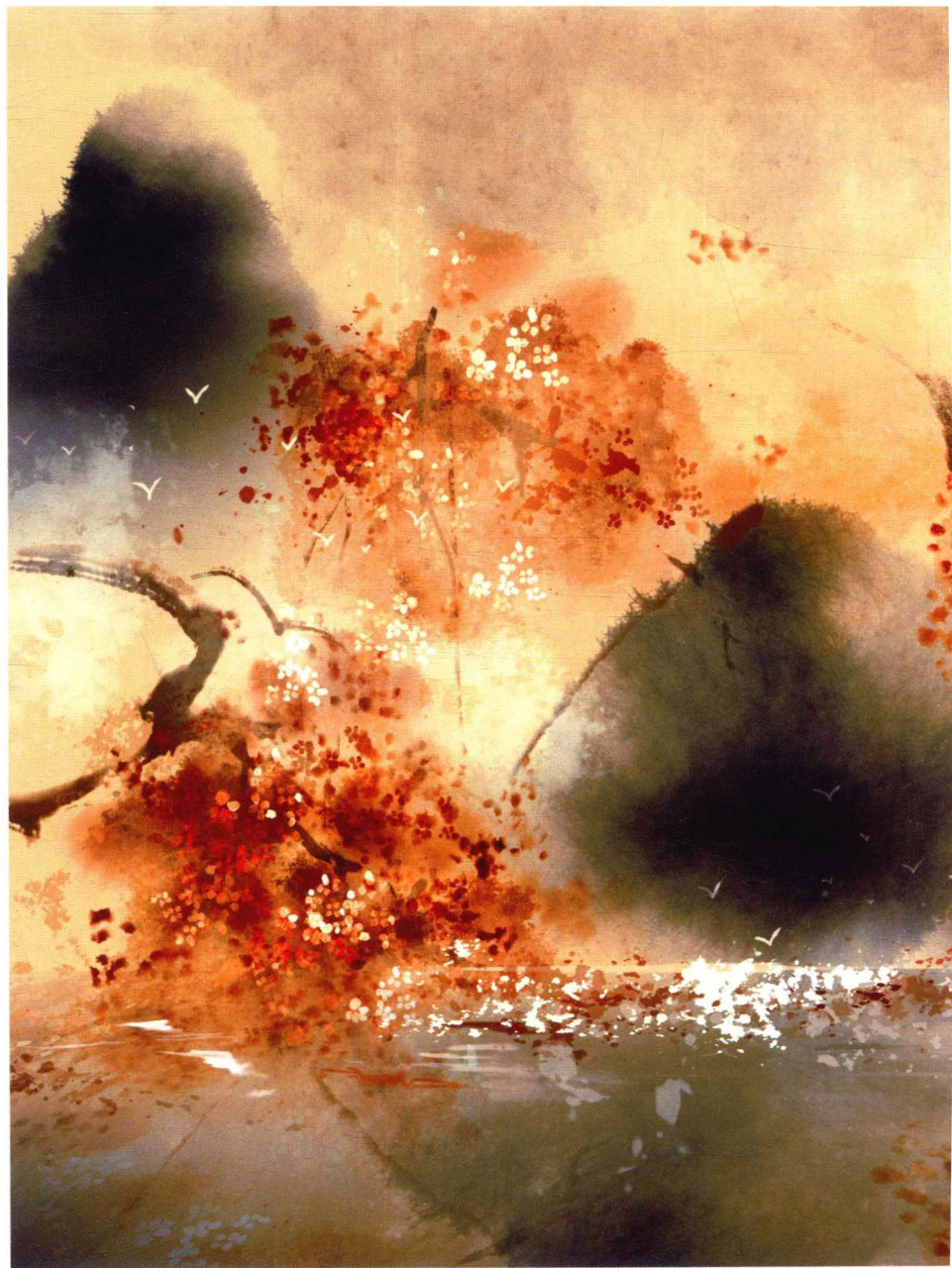


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www.ertongbook.com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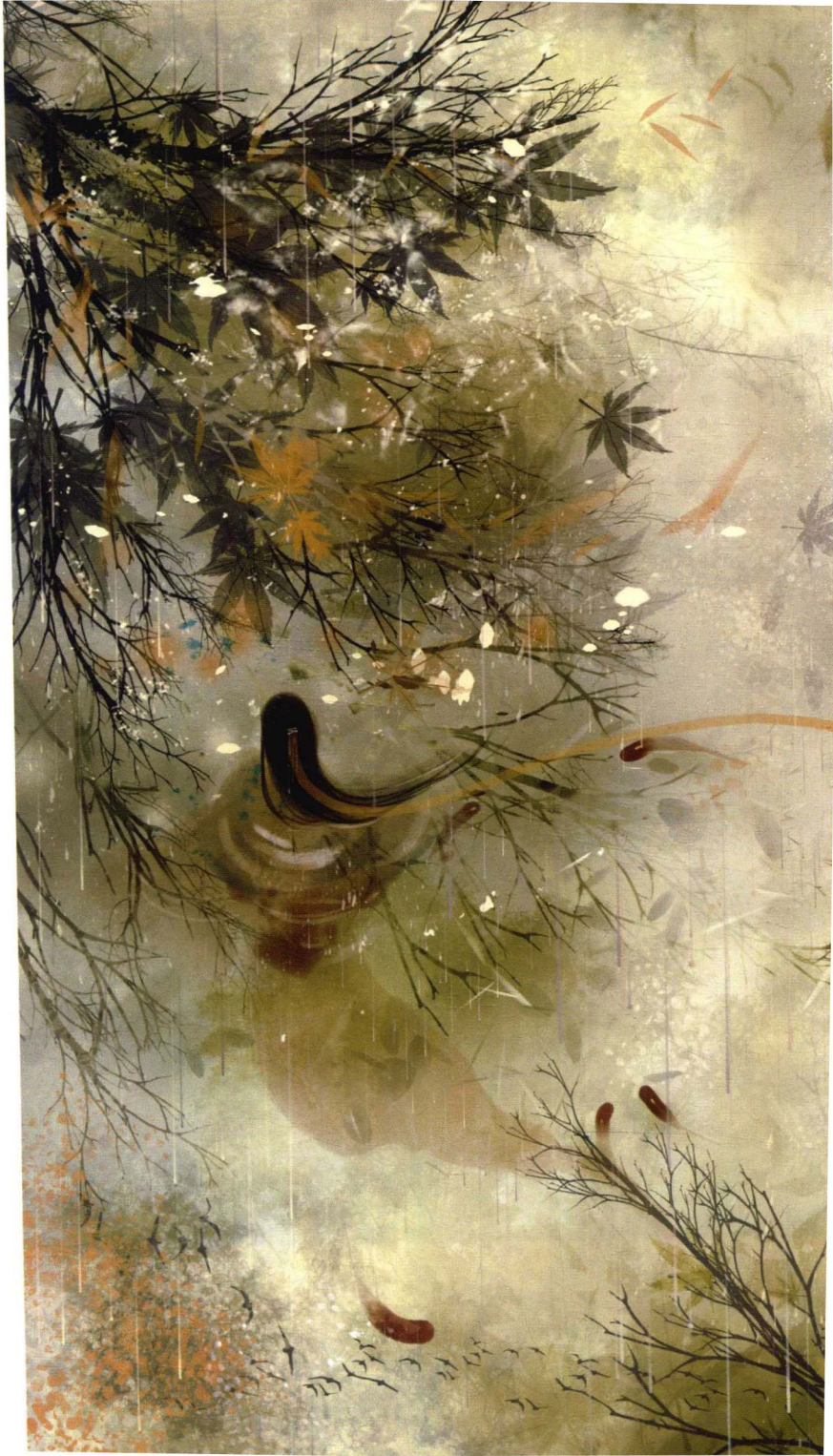
时间洪流中无法回溯的往事，像是广袤宇宙里渐渐消散的星光，
只留下虚影。



像一抔黄土被锁入心中的神龛，任香火熏烧、岁月厮磨，
渐渐塑成了坚不可摧的石像，却只供奉着一个人的因果。



我们身处的世界没有桃源仙境，但在贫瘠的漫漫长途，
总还能寻到一两枝绿意，盛着露水的微光，告慰远行者的心肠。



序·说书

七世有幸

我第一次看见“说书人”这个词，是在师陀的《果园城记》里。这段用字之浪漫，使这个职业染上了志怪小说一般的鬼魅色彩：“摊肆全被收去，庙里安静下来，在黑暗中只有说书人和他的听客。其实只剩下了个数百年前的大盗刘唐，或根本不曾存在过的莽夫武松……”

瘦黄的说书人穿一身蓝布长衫，像黑夜里为疲惫人群带去英雄梦想的幽灵，让当时的我顿生憧憬。然而时至今日，我都没有遇到过一个真正的说书先生，也无缘得见酒肆茶馆中轰然叫好的听客。

时代变迁是一方面的原因。另一方面，我作为一个标准死宅，能百度出来的风景绝不出门去看。

我在刚上小学时接触到网络，五年级时第一次在论坛发帖，六年级时冒充大人混成了论坛版主，初中时开始追网文，高中时开始写网文——整个青春期都是在网上度过的。

记忆里有一年中元节，我们专门开了个鬼话帖，大家各自贡献点子，要编出一百个离奇又旖旎的鬼故事。那天夜里我躲在书房悄悄打字，为了不被父母发现，全程黑灯瞎火，只有屏幕上的论坛界面放着微弱的光，仿佛在效法古人围炉夜话。当时那幽暗恐怖的氛围、莫名其妙自命风

雅的自己，至今想来仍是十分有趣的记忆。

十七岁那年，原有的家庭分崩离析，我与父亲从此断绝往来，又在同一年飞往美国，开始了留学生涯。独在异乡的日子寂寞难遣，空间上遥远的往事使人意难平，心理咨询由于语言差异并不十分管用。所以作为宣泄的出路，我逐渐开始在网上写一点小说。

我从未体验过传统式的写作。虽然很多作品——包括这一本——最初都是在杂志上连载的，但我仍然无疑是一名网络作家，啊不，网络写手。“作家”二字令人如坐针毡，仿佛是个跪在文坛巨匠牌位前的不肖子孙。

码字对我来说，起初是自我疗伤，后来是自娱自乐，并不具备记录时代或传达思想的使命感。连我自己都不认为作品有任何留存的价值，若说它们表达了什么，大约只表达了我的浮夸。

但承蒙网线与自媒体账号不弃，正如我当初在良莠不齐的文海里眼花缭乱，而今我的创作鱼目混珠在这大海里，竟也“坑”来了最初一批读者。这实在是时代馈赠的侥幸。

读者多了，反馈也越来越多。网络小说的反馈是即时的，新鲜出炉的章节，五分钟后就会迎来第一评论。大多数评论只是嗷嗷待哺的催更，偶尔会出现臧否情节的长评。更偶然的情况下，也会有一些言辞激烈的批评。

一次，一个姑娘发给我数千字的私信，说她看着我的小说想到了自己的家庭，进而讲述了父母对自己人生轨迹的影响。我很震惊，因为那小说并没有写家庭、写父母，更没有一个字提到自己的人生轨迹。她看见了藏在文字后头的我，我这样遮遮掩掩、吞吞吐吐，最终也在万千人中引来了同类。

自我终究只有那么多好写，之后就要写他人、写世界。作为一个“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”的死宅，我的写作里也逐渐吸收了读者自述的那些故事，他们来自世界的角角落落，为我提供了丰厚的给养。在最原始的倾诉欲逐渐消退后，是这些五花八门的反馈支撑起余下的写作。

每当被评论反哺，我都禁不住设想一番旧时的写作者，等他们的作品下印售出，隔年再收到读者来信，黄花菜都凉了。那必然是我所不能想象的孤独。

但直到最近我才渐渐意识到，孤独有时是创作的必需品。或许是因为心性不坚定，又或许纯粹是认知水平不够，我发现自己倾向于被他人的评论绑架，在潜意识里设下种种不敢写、不能写的禁区。

莫言曾说：“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难用是非善恶准确性的朦胧地带，而这片地带，正是文学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。”尽管我不认同莫言的所有作品，但区区在下的“不认同”绝对影响不到他。而网络消除了写作者与阅读者的距离，同时抹去了这两者的门槛。

读者心中的那一千个哈姆雷特，被一个垒一个地摆到写手面前的屏幕上。下蛋的那只母鸡，被当面称量起了斤两。创作者很难做到不为所动，于是趋向于将读者的要求内化为自我要求。

对“三观端正”与“符合行为准则”的苛求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小说人物“是非善恶”上的脸谱化，这对文字的丰盛不利，也会削减作品的承载容量。现实可以极为沉重，人性的痛痒之处则是轻盈的绒毛，呼吸之间就会被吹走。笔杆子两头都挑不起，未免太过孱弱。

网络与自媒体时代能让人在阅读上真正做到兼容并蓄，同时也大大增加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。这是黄金时代的东风，也是不可阻挡

的浪潮。我仍在学习如何拥抱它。

但有时我想，今时今日如我一般的写手，仿佛更接近了酒肆茶馆里的“说书人”。说书人拍着惊堂木，站在五湖四海的听客间，年复一年地讲着故事。我能看见所有听客的脸色，也能听见所有叫好与叫骂声。有人喝一口茶就匆匆走远，也有人夜夜守候在黑暗里，等着那大盗刘唐、莽夫武松从远方降临，带来一个新的英雄梦想。

目录

C O N T E N T S

/
/
/

记忆倒卖商·鲤鱼篇 / 001

记忆倒卖商·光尘篇 / 075

记忆倒卖商·刺桐篇 / 131

记忆倒卖商·苦艾篇 / 187

快问快答小剧场 / 246

【记忆倒卖商】



鲤鱼篇



【一】

方云思又回到了这片水底。

他并不急于挣扎，平静地张开四肢，任由身体缓慢下沉。

湖水寒冷极了，从四面八方沉甸甸地挤压着肌肉、骨骼。方云思仰面朝天，能看见寂静水面上覆盖着苍白的冰层，冰层之上则是鸽羽一般灰暗的天空。

身躯还在下沉，折射入水的光线愈发暗淡，视野中逐渐多出了几片暗影，那是水下横斜的死去植物的茎叶。这片湖在夏日里会开出繁盛的睡莲，如果撑桨而过，时常惊出莲叶间悠游的肥硕鲤鱼。

附近的村民怕小孩去湖中游水遇到危险，就随口扯一些唬人的话：“水里有吃人的大红鱼，沉下去就会被一口吞掉，连尸体都找不到！”

方云思的后背触到了湖底，腾起了些微的尘泥。

他躺在细软的泥沙中，仰望着天光水影徐缓变迁。思绪因为缺氧而变得迟钝，每一个闪念都漫长如百年。

然后，它就来了。

它的出现总是无声无息，方云思只能感觉到拂过皮肤的水流起了变化，似乎有一团硕大的暗影从身侧临近。

恐惧从虚无中急剧地生长，如同一张渔网将他死死地勒紧。他不由自主地闭上了眼，再睁开时，视野已经被满目红色覆盖。

血一般浓郁、木棉一般妖艳的深红，在幽暗之中浮动，被一缕缕流淌着的金色脉络梳理出了鳞片的纹路。

一尾巨大的红鲤鱼朝他游弋而来，遮天蔽日的躯体轻轻摆动，搅乱了湖底的淤泥。

方云思动弹不得地定在原地，眼睁睁地望着它逼近到咫尺之距，弧度威严的鱼嘴如冥府巨门般缓缓裂开。

刹那之间，一道激流将他卷起，带着他朝那道巨门翻滚而去。

方云思的四肢脱离了意识掌控，凭着求生的本能挥舞挣扎起来，却依旧抵挡不过水流的压力，一头撞入了那可怖的黑洞之中。

.....

方云思吐了。

醒来的时候头痛欲裂，身体沉重得像是死了一回，人还没完全清醒过来，就从胃里往上泛出一股酸水。他翻了个身趴到床沿上，“哇”地吐了个痛快。